

我的若干普渡經驗

黃文璋

Mason 副校長，Vitter 院長，Bock 系主任，各位女士，各位先生：

我很榮幸能獲得 2007 年普渡大學理學院的傑出校友獎。

大約三十年前，1978 年，我第一次離開生長 24 年的台灣，踏上美國國土。

那時台灣正在成長中，美國則是一個在許多方面都領先全世界的國家。所以我是抱著很大的憧憬，來到普渡大學的統計系。

當時資訊並不很發達，來之前我對普渡的認識很有限。我大學讀的是數學系，而台灣數學界及統計界，有好幾位是普渡數學或統計系畢業的。他們都是很令人尊敬的學者，有這些樣本，我相信普渡是個很值得來的地方。

當我搭乘 Air Wisconsin 抵達普渡的所在地西拉法葉 (West Lafayette) 城，一看機場居然就叫 Purdue University Airport，立刻對普渡肅然起敬。當然，不久後我便知道，拉法葉是個小到差不多等同於普渡的城市。

心在南方

很快地我就喜歡上拉法葉這個安適和平的小城。曾有位同研究室紐約來此地唸碩士的美國同學，與紐約相比，他常覺得普渡的生活太單調。他說普渡唯一有生命的是優格(yogurt)。但我卻覺得這是一個可遠離塵囂，好好做學問的地方。

統計系的氣氛很融洽，系上每年秋天辦的迎新野餐，12月辦的聖誕餐會，甚至演講前秘書烤的蛋糕，多年後仍是印象鮮明。教授們為野餐準備的食物，為聖誕餐會準備的表演，都為學生們帶來很多歡樂。那時我們並不說去聽演講，而都說去吃蛋糕。另外，每天傍晚下班前，秘書會將未喝完的咖啡，本來是要付錢的，看那間研究室有學生在，請他喝。我的研究室離系辦公室很近，我又都留得晚，因我的指導教授 Prem.S. Puri 也都很晚才離開，我可不敢比他早回家，因此大約是喝最多的。在一天繁忙的工作結束前，能有美味(且免費)的咖啡喝，今天想起來還是覺得很溫馨。

在此，我要特別提那時的系主任 Shanti S. Gupta 教授，負責學生事務的 Louis Cote 教授，首席秘書 Norma L. Lucas 小姐，及秘書 Kathy Woods 小姐，由於他們的友善及用心使我們這些外國學生，能很快地適應離鄉背井的生活。

除了對學生好，普渡統計系也儘量地協助教師，推銷他們的教師。我當時便注意到，普渡老師中，在統計裡兩個最素富盛名的組織，數理統計學會(IMS, Institute of Mathematical Statistics)，及美國統計協會(ASA, American Statistical Association)的會士(fellow)，相對其他學校，比例很高。後來

Shanti S. Gupta 教授，及 James O. Berger 教授，先後擔任數理統計學會的會長(president)，David S. Moore 教授擔任過美國統計協會會長，今年系主任 Mary Ellen Bock 教授，也擔任美國統計協會的會長，樂於參與學術服務的工作，並藉此提昇系上的知名度，使普渡統計系一直能吸引優秀的教授及學生前來，因而能長期維持很高的學術聲望。統計系是如此的活躍，使我相信除了優格之外，至少統計系是普渡另一有生命的地方。

1984 年，於在底特律的 Wayne State University 任教一年後，我回到台灣，開始在國立中山大學任教。當時，這是所 1980 年才設立的新大學。1987 年，我負責成立應用數學研究所，統計是最先發展的統計，之後又有其他領域。目前它頗有名望，有好幾位非常傑出的教師。學術表現，在台灣三十多數學系裡面，排名至少在前四名。當年，年輕的我擔任創系主任，該如何做呢？台灣其他數學系歷史都很悠久，怎樣才能讓這個新的系能具有競爭力，脫穎而出？而台灣有很長一段時間，發展是重北輕南，二十年前，高雄還被稱為文化沙漠呢？當然今天情況已完全不同了，歡迎各位有機會來高雄。如何在這塊“沙漠”，建立一個好的系？如何才能吸引好老師及好學生前來任教及就讀？

我開始回想在普渡那幾年的觀察，生活的點點滴滴都浮現眼前。最近(2005)剛卸下籃球教練之職的 Gene Keady，他是在 1980 年春天來到普渡，那是我到普渡第二年。他在普渡 25 的教練生涯中，共獲得 6 次全國最佳教練。以全國大

心在南方

學運動協會(National Collegiate Athletic Association, 簡稱 NCAA), 共三百多支籃球隊, 這當然是極不容易。1984 年, 在他來普渡後的第 4 年, 第一次得到中西部十大(Big Ten), 及全美的籃球最佳教練。那時我已畢業了, 正在 Wayne State University, 但仍很關心普渡的一切。那年普渡籃球隊得到中西部十大冠軍, 我們都很高興。我記得那時報紙上所寫的 Gene Keady 得最佳教練的原因, 包含他能讓球員發揮最大的潛能, 使球隊呈現出最佳表現。讓人發揮潛能, 我們 Boilermaker 的精神就是如此。我開始有信心了。各位看, 普渡統計系 1968 年成立, 我初去時, 才剛滿 10 年, 仍算是一個新的系, 在一個被紐約來的學生, 認為只有優格有生命的小城, 僅僅 10 年, 卻能發展得這麼好, 一定有些可以學習之處。

其他的就不提, 效法普渡, 演講前我們也都有茶會, 準備很好吃的點心。我跟學生說, 演講可能聽不懂, 但至少點心是好吃的。我們也找了一位像 Norma 一樣能幹的女孩, 來協助系務。

當年台灣南部學術活動很少。1992 年, 我們發起了南區統計研討會, 每年輪流在南部各大學舉行, 雖名為南區, 卻是全國性的研討會。目前這差不多是台灣每年定期舉行的統計學術研討會中, 最盛大的一個。今年將舉行第 16 屆, 對提昇台灣南部的統計學術風氣, 有不小的幫助。1981 年, 我還在普渡唸書時, 所參加的一普渡統計研討會(The Third Symposium on Statistical Decision Theory and Related Topics),

曾給我很大的啟發。我記得在那一研討會的開幕致詞中，那時的理學院院長，對著來自世界各地的與會者，其中有好多位是極知名的學者，說：今後普渡統計系，將不再只是地圖上的一個小點，而是一有分量的點。

2000年，我來到新成立的國立高雄大學，並擔任應用數學系的創系主任。2003年，我又負責成立統計學研究所，我當然希望它們將來也會發展得很好。在這新大學，我也擔任過副校長，負責學術方面的工作。另外，我也曾擔任中華機率統計學會(Chinese Institute of Probability and Statistics)理事長，以及一些其他學術服務的工作。

我至今感謝普渡。在普渡，我獲得博士學位，在普渡我遇到後來成為我妻子的夢娜，她今天也在場。當年我一個人出國，回台灣時已是三人。我女兒彥寧今天也在場，她是我們在底特律那一年出生，之前她未曾來過普渡，但常聽我們講普渡的一切。她從小看到大，每次只要有普渡校友聚在一起，大家就普渡長，普渡短。她知道她的父母及那些普渡畢業的朋友們，懷念普渡的一切，他們做事常參考普渡的經驗。因此這次特別帶她來，看看對她父母一輩子影響很大的普渡大學。

謝謝各位！

註：此為2007年4月6日在普渡大學受獎致詞的中文稿，Boilermaker為普渡暱稱。(96.04.09)